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草堂詩話

第一卷

名儒嘉話凡二百餘條

淮海淮秦少游《韓愈論》曰：「杜子美之於詩，實積眾流之長，適當其時而已。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，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，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澹，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，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，於是子美者，窮高妙之格，極豪逸之氣，包沖澹之趣，兼峻潔之姿，備藻麗之態，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。然不集諸家之長，子美亦不能獨至於斯也，豈非適當其時故耶？《孟子》曰：『伯夷，聖之清者也。伊尹，聖之任者也。柳下惠，聖之和者也。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孔子之所謂集大成。』嗚呼！子美亦集詩之大成者歟？」

鳳台王彥輔《詩話》曰：「唐興，承陳隋之遺風，浮靡相矜，莫崇理致。開元之間，去雕篆，黜浮華，稍裁以雅正。雖絳句繪章，人既一概，各爭所長。如大羹玄酒者，薄滋味；如孤峰絕岸者，駭郎廟；稼華可愛者，乏風骨；爛然可珍者，多玷缺。逮至子美之詩，周情孔思，千匯萬狀，茹古涵今，無有涯涘，森嚴昭煥，若在武庫，見戈戟布列，蕩人耳目，非特意語天出，尤工於用字，故卓然為一代冠，而歷世千百，膾炙人口。予每讀其文，竊苦其難曉。如《義鵝行》「巨鰲折老拳」之句，劉夢得初亦疑之，後覽《石勒傳》，方知其所自出。蓋其引物連類，揜摭前事，往往如是。韓退之謂「光燄萬丈長」，而世號「詩史」，信哉！

東坡蘇子瞻《詩話》曰：「太史公論詩，以為《國風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誹而不亂。以予觀之，是特識變風、變雅耳，烏睹詩之正乎？昔先王之澤衰，然後變風發乎情。雖衰而未竭，是以猶止於禮義，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。若夫發於性，止於忠孝者，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！古今詩人眾矣，而子美獨為首者，豈非以其流落饑寒，終身不用，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？」

後山陳無己《詩話》曰：「黃魯直言：『杜子美之詩法出審言，句法出庾信，但過之耳。』」苕溪胡元任曰：「老杜亦自言『吾祖詩冠古』，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耳。」

《詩眼》曰：「古人學問，必有師友淵源。漢楊惲一書，迥出當時流輩，則司馬遷外甥故也。自杜審言已自工詩，當時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儒館為交遊，故杜甫律詩佈置法度，全學沈佺期，更推廣集大成耳。沈有云：『雲白山青千萬里，幾時重謁聖明君。』甫云：『雲白山青萬餘里，愁看直北是長安。』沈有云：『人如天上坐，魚似鏡中懸。』甫云：『春水船如天上坐，老年花似霧中看。』是皆不免蹈襲前輩，然前後杰句，亦未易優劣也。」

山谷黃魯直《詩話》曰：「船如天上坐，人似鏡中行。」船如天上坐，魚似鏡中懸。沈雲卿之詩也。雲卿得意於此，故屢用之。老杜「春水船如天上坐」，祖述佺期之語也，繼之以「老年花似霧中看」，蓋觸類而長之也。」苕溪胡元任曰：「沈雲卿之詩，所源於王逸少《鏡湖詩》所謂「山陰路上行，如在鏡中游」之句。然李太白《入青溪山》詩云：『人行明鏡中，鳥度屏風裡。』雖有所襲，語益工也。」

《詩眼》曰：「黃魯直謂文章必謹佈置。以此概考古人法度，如杜子美《贈韋見素》詩云：『紕九袴不饑死，儒冠多誤身。』此一篇立意也，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。自『甫昔少年日』至『再使風俗淳』，皆方言儒冠事業也。自『此意竟蕭條』至『蹭蹬無縱鱗』，言誤身事也。則意舉而文備，故已有是詩矣。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，於是以『厚愧』『真知』之句。所以真知者，謂傳誦其詩也。然宰相職在薦賢，不當徒愛人而已，士固不能無望，故曰『竊效貢公喜，難甘原憲貧』。果不能薦賢，則去之可也，故曰『焉能心怏怏，只是走踈』，又將入海而去秦也。然其去也，必有遲遲不認之意，故曰『尚憐終南山，回首清渭濱』。則所知不可以不別，故曰『常擬報一飯，況懷辭大臣』。夫如此，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，雖見素亦不得而見矣，故曰『白鷗波浩蕩，萬里誰能馴』終焉。此詩佈置最得正體，如官府甲第，堂房室，各有定處，不可亂也。」又云：「詩有一篇命意，有句中命意。如老杜《上韋見素》詩，佈置如此，是一篇命意也。至其道遲遲不忍去之意，則曰『尚憐終南山，回首清渭濱』；其道欲與見素別，則曰『常擬報一飯，況懷辭大臣』。此句中命意也。蓋如此，然後可以頓判高雅矣。」

鳳台王彥輔《塵史》曰：「杜審言，子美之祖也。唐則天時，以詩擅名，與宋之問相唱和。其詩有『宿霧清條弱，牽風紫蔓長』，又有『寄語洛城風月道，明年春色倍還人』之句。若子美『林花帶雨胭脂落，水荇牽風翠帶長』，又云『傳語風光共流轉，暫時相賞莫相違』，雖不襲取其意，而語脈蓋有家法矣。」

《文昌雜錄》曰：「唐歲時節物，元日則有屠蘇酒、五辛盤、校牙錫，人日則有煎餅，上元則有絲籠，二月二日則有迎富貴果子，三月三日則有鑊人，寒食則有假菘雞球、鑊雞子、千堆蒸餅、錫粥，四月八日則有糕糜，五月五日則有百索粽子，夏至則有結杏子，七月七日則有金針、織女台、乞巧果子，八月一日則有點灸杖子，九月九日則有茱萸、菊花酒、糕，臘日則有口脂、面藥、澡豆，立春則有彩勝、雞、燕、生菜。杜甫《春日》詩：『春日春盤細生菜。』又曰：『勝裡金花巧奈寒。』《重陽》詩曰：『茱萸賜朝士。』《臘日詩》曰：『口脂面藥隨恩澤。』是皆記當時之所重也。」

《金石錄》曰：「唐《六公詠》，李邕撰，胡履靈書。余初讀杜甫《八哀》詩云：『朗詠《六公》篇，憂來豁蒙蔽。』恨不見其計。晚得石本。其文辭高古，真一代佳作也。六公者，五王各為一章，狄丞相為一章。」

秦少游《詩話》曰：「曾子固文章妙天下，而有韻者輒不工。杜子美長於歌詩，而無韻者幾不可讀。」夢弼謂無韻者若《課伐木詩序》之類是也。

《遼齋閒覽》曰：「杜子美之詩，悲歡驕泰，發斂抑揚，疾徐縱橫，無施不可。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，有綿麗精確者，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，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以下原缺之馬者。」

不可以對「麒麟」。然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云：「貔虎閒金甲，麒麟受玉鞭。」以「貔虎」對「麒麟」為正對矣。《吳韋晉之》云：「鵬鳥長沙諱，犀牛蜀郡憐。」以「鵬鳥」對「犀牛」為正對矣。子美豈不知對屬之偏正邪？蓋其縱橫出入無不合也。

後山陳無己《詩話》曰：「杜之詩法，韓之文法也。詩文各有體，韓以文為詩，杜以詩為文，故不工耳。」

石林葉夢得《詩話》曰：「禪宗謂雲門有三種語：其一為隨波逐浪句，謂隨物應機，不主故常；其二為截斷眾流句，謂超出言外，非情識所到；其三為涵蓋乾坤句，謂泯然皆契，無間可伺。其深淺以是為序。余嘗戲為學子言：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，但先後不同，以『波飄菰米沉雲黑，露冷蓮房墜粉紅』為涵蓋乾坤句，以『落花游絲白日靜，鳴鳩乳燕青春深』為隨波逐浪句，以『百年地迴柴門僻，五月江深草閣寒』為截斷眾流句。若有解此，當與渠同參。」

山谷黃魯直《詩話》曰：「子美作詩，退之作文，無一字無來處，蓋後人讀書少，故謂杜韓自作此語耳。古人之為文章，真能陶冶萬物，雖取古人陳言入翰墨，如靈丹一粒，點鐵成金也。」

《漫叟詩話》曰：「詩中有拙句，不失為奇作。若子美云『兩個黃鸝鳴翠柳，一行白鷺上青天』之句是也。」

苕溪胡元任《叢話》曰：「律詩有扇對格，第一與第三句對，第二與第四句對。如少陵《台州鄭司戶蘇少監》詩云：『得罪台州去，時危棄碩儒。移官蓬閣後，穀貴歿潛夫。』東坡蘇子瞻《和鬱孤台》詩云『遲迴陪車馬，尋芳謝朓州。淒涼望鄉國，得句仲宣樓』之類是也。」

《漫叟詩話》曰：「杜詩有『自天題處濕，當暑著來清』，自天、當暑乃全語也。東坡蘇子瞻詩云：『公獨未知其趣耳，臣今時復一中之。』可謂青出於藍。」苕溪胡元任《叢話》曰：「子瞻此詩，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，不止天生此對，其全篇用事親切，尤可喜。詩云：『孟嘉嗜酒桓溫笑，徐邈狂言孟德疑。公獨未知其趣耳，臣今時復一中之。風流自有高人識，通介寧隨薄俗移。二子有靈應撫掌，吾孫還有獨醒時。』皆徐孟二人事也。」

《呂氏童蒙訓》曰：「陸士衡《文賦》：『立片言以居要，乃一篇之警策。』此要論也。文章無警策，則不足以傳世，蓋不能竦動世人。如杜子美及唐人諸詩，無不如此。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，故失於綺靡，而無高古氣味。子美詩云：『語不驚人死不休。』所謂驚人語，即警策也。」

蔡絛《西清詩話》曰：「子美《洞庭》詩云：『吳楚東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』不知子美胸中吞幾雲夢也。」

三山老人《胡氏語錄》曰：「子美《慈恩寺塔》詩乃譏天寶時事也。山者，人君之象。『泰山忽破碎』，則人君失道矣。賢不肖混殺，而清濁不分，故曰『涇渭不可求』。天下無綱紀文章，而上都亦然，故曰『俯仰但一氣，焉能辨皇州』。於是思古之賢君不可得，故曰『回首叫虞舜，蒼梧雲正愁』。是時明皇方耽於淫樂而不已，故曰『惜哉瑤池飲，日宴崑崙丘』。賢人君子多去朝廷，故曰『黃鵠去不息，哀鳴何所投』。惟小人貪竊祿位者在朝，故曰『君看隨陽雁，各有稻粱謀』。」

石林葉夢得《詩話》曰：「詩語固忌用巧太過，然緣情體物，自有天然工巧，而不見其刻削之痕。老杜『細雨魚兒出，微風燕子斜』，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。細雨著水面為漚，魚常上浮而滄。若大雨，則伏而不出。燕體輕弱，風猛則不能勝，惟微風乃受以為勢，故又有『輕燕受風斜』之句。至若『穿花蛺蝶深深見，點水蜻蜓款款飛』，『深深』字若無『穿』字，『款款』字若無『點』字，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。然讀之渾然，全似未嘗用力，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。使唐末諸子為之，便當如『魚躍練江拋玉尺，鶯穿絲柳織金梭』體矣。」

東坡蘇子瞻《詩話》曰：「七言之偉麗者，如子美云：『旌旗日暖龍蛇動，宮殿風微燕雀高。』『五更鼓角聲悲壯，三峽星河影動搖。』爾後寂寞無聞焉。直至歐陽永叔云：『蒼波萬古流不盡，白鳥雙飛意自閒。』『萬馬不嘶聽號令，諸蕃無事著耕耘。』可以並驅爭先矣。」

《詩眼》曰：「世俗喜綺麗，知文者能輕之。後生好風花，老大即厭之。然文章論當理不當理耳。苟當於理，則綺麗風花，同人於妙；苟不當理，則一切皆為長語。上自齊梁諸公，下至劉夢得、溫飛卿輩，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，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。子美云：『綠垂風折筍，紅綻雨肥梅。』『岸花飛送客，檣燕語留人。』亦極綺麗，其模寫景物，意自親切，所以妙絕古今。其言春容閒適，則有『穿花蛺蝶深深見，點水蜻蜓款款飛』，『落花游絲白日靜，鳴鳩乳燕青春深。』其言秋景悲壯，則有『藍水遠從天澗落，玉山高並兩峰寒』，『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』。其富貴之詞，則有『香回合殿春風轉，花覆千官淑景移』，『麒麟不動爐煙轉，孔雀徐開扇影還』。其弔古，則有『映階碧草自春色，隔葉黃鸝空好音』，『竹送清溪月，苔移玉座春』。皆出於風花，然窮理盡性，移奪造化。自古詩人，巧即不壯，壯即不巧。巧而能壯，乃如是也矣。」

《隱居詩話》曰：「李光弼代郭子儀，入其軍，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。及其亡也，子美哀之云：『三軍晦光彩，烈士痛稠疊。』前人謂杜甫之為『詩史』，蓋為是也，非但序陳跡、摭故實而已。」

崔德符曰：「少陵《八哀》詩可以表裡《雅》、《頌》，中古作者莫及也。兩紀行詩，發秦州至鳳凰台，發同谷縣至成都府二十四首，皆以經行為先後，無復差舛。昔韓子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並駕，學者宜常諷誦之。」

苕溪胡元任《叢話》曰：「李杜畫像，古今詩人題衰亡和。若杜子美，其詩高妙，固不待言，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，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。若李太白，其高氣蓋世，千載之下，猶可歎想，則東坡居士之贊盡之矣。半山老人詩云：『吾觀少陵詩，調與元氣侔。力能排天斡九地，壯顏毅色不可求。浩蕩八極中，生物豈不稠。丑妍巨細千萬殊，竟莫見以何雕斲。惜哉命之窮，顛倒不見收。青衫老更斥，餓走半九州。瘦妻僵前子僕後，攘攘盜賊森戈矛。吟哦當此時，不廢朝廷憂。嘗願天子聖，大臣各伊周。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，不忍四海赤子寒飈飈。傷屯悼屈止一身，嗟時之人我所羞。所以見公像，再拜涕泗流。推公之心古亦少，願起公死後之游。』東坡居士贊云：『天人幾何同一漚，謫仙非謫乃其游。麾斥八極隘九州，化為兩鳥鳴相酬，一鳴一止三千秋，開元有道為少留，靡之不可矧肯求。西望太白橫峨岷，眼高四海空無人。大兒汾陽中令君，小兒天台坐忘身，平生不識高將軍，手汗吾足乃敢噴，作詩一笑君應聞。』」

丹陽葛常之《韻語陽秋》曰：「賢者約隱墟落，固當和光同塵，雖舍者爭席奚病，而況於杯酒之間哉？陶淵明杜子美皆一世偉人也，每田父索飲，必使之畢其歡盡其情而後去。淵明詩云：『清晨聞叩門，倒裳往自開。問子為誰歟，田父有好懷。壺漿遠見候，疑我與時偕。』子美詩云：『田翁逼社日，邀我嘗春酒。叫婦開大瓶，盆中為吾取。』二公皆有位者也，於田父何拒焉？至於田父有『一世皆尚同，願君汨其泥』之說，則姑守陶之介，『久客惜人情，如何拒鄰叟』，則何妨杜之通乎？」

《捫蝨新話》：「老杜詩當是詩中《六經》，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。杜詩有高妙語，如云：『王侯與蠅蟻，同盡隨丘墟。願聞第一義，回向心地初。』可謂深入理窟。晉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。『心地初』乃《莊子》所謂『遊心於淡，合氣於漠』之義也。」

程氏《演繁露》：「老杜《七歌》：『竹林為我啼清晝。』蔡絛以『竹林』為禽名，恐穿鑿也。竹本非啼，詩人因其號風若哀，因謂之啼，何必有喙者而後能啼耶！《說文》：竹之夭然，似人之笑，因為『笑』字。竹豈能笑，特以象言爾。非笑而可名以笑。從懷哀者觀之，孰謂不得為啼耶？」

洪內翰《容齋隨筆》云：「古人酬和詩，必答其來意，非若今人為次韻所局也。觀《文選》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。唐人尤多，不可具載，姑取《杜集》數篇，略紀於此。高適《寄杜公》云：『愧爾東南西北人。』杜則云：『東西南北更堪論。』高又有詩云：『草《玄》今已畢，此外更何言？』杜則云：『草《玄》吾豈敢，賦或似相如。』嚴武寄杜云：『興發會能馳駿馬，終須重到使君灘。』杜則云：『枉沐旌麾出城府，草茅無徑欲教鋤。』杜公寄嚴詩云：『何路出巴山，重岩細菊班。遙知簇鞍馬，回首白雲間。』嚴答云：『臥向巴山落月時，籬外黃花菊對誰。跋馬望君非一度，冷猿秋雁不勝悲。』杜送韋諷云：『洞庭無過雁，書疏莫相忘。』諷云：『相憶無南雁，何時有報章。』杜又云：『雖無南去雁，看取北來魚。』郭受寄杜云：『春興不知凡幾首。』杜答云：『樂裡關心詩總廢。』皆如鐘磬在虞，扣之則應，往來反覆，於是乎有餘味矣。」

黃常明《詩話》：「杜甫有用一字凡數十處不易者，如『緣江路熟青郊』，『傲睨俯峭壁』，『展席俯長流』，『杖藜俯沙渚』，『此邦府要衝』，『四顧俯層巔』，『旄頭俯潤漚』，『層台俯風渚』，『遊目俯大江』，『江檻俯鴛鴦』。其餘一字屢用若此類甚多，不可具述。」

螢《螢雪叢說》：「老杜詩詞，酷愛下『受』字，蓋自得之妙，不一而足。如『修竹不受暑』，『輕燕受風斜』，『吹面受和風』，『野航恰受兩三人』，誠用字之工也。然其所以大過人者無它，只是平易，雖曰似俗，其實眼前事爾。『老妻畫紙為棋局，稚子敲針作釣鉤。』以『老』對『稚』，以其妻對其子，無如此之親切，又是閨門之事，宜與智者道。」

黃常明《詩話》：「數物以個，謂食為吃，甚近鄙俗，獨杜屢用：『峽口驚猿聞一個』，『兩個黃鸝鳴翠柳』，『卻繞井邊添個個』；《送李校書》云『臨歧意頗切，對酒不能吃』，『樓頭吃酒樓下臥』，『但使殘年吃飽飯』，『梅熟許同硃老吃』。蓋篇中大概奇特，可以映帶者也。」

《捫蝨新話》云：「韓以文為詩，杜以詩為文，世傳以為戲。然文中要自有詩，詩中要自有文，亦相生法也。文中有詩，則句語精確，詩中有文，則詞調流暢。謝玄暉曰：『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。』此所謂詩中有文也。唐子西曰：『古文雖不用偶麗，而散句之中，暗有聲調，步驟馳騁，亦有節奏。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。觀子美到州以後詩，簡易純熟，無斧鑿痕，信是如彈丸矣。」

黃常明《詩話》：「子美《觀打魚》云：『設網萬魚急。』蓋指聚斂之臣，苛法侵漁，使民不聊生，乃萬魚急也。又云：『能者操舟疾若風，撐突波濤挺叉入。』小人舞智趨時，巧宦數遷，所謂『疾若風』也。殘民以逞，不顧傾覆，所謂『挺叉入』也。『日暮蛟龍窟窟穴，山根鱸鮓隨雲雷。』魚不得其所，龍豈能安居，君與民猶是也。此與六義比興何異？『吾徒何為縱此樂，暴戾天物聖所哀。』此樂而能戒，又有仁厚意，亦如『前王作網罟，設法害生成』，不專為取魚也。退之《又魚》曰：『觀樂憶吾儕。』異此意矣。」

黃常明《詩話》：「賈生終童欲輕事征伐，大抵少年躁銳，使綿歷老成，當不如此。昔人欲沉孫武於五湖，斬白起於長平，誠有謂哉！嘗愛老杜支：『慎勿吞青海，無勞問越裳。大君先息戰，歸馬華山陽。』又有『安得壯士拘天河，淨洗甲兵長不用』，『安得務農息戰鬥，普天無吏橫索錢』，『願戒兵猶火，恩加四海深。不眠憂戰伐，無力正乾坤』。其愁歎憂感，蓋以人主生靈為念。《孟子》以善言陳戰為大罪，我戰必克為民賊仁人之心，易地皆然。」

《捫蝨新話》：「陶淵明詩：『彩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』彩菊之際，無意於山，而景與意會，此淵明得意處也。而老杜亦曰：『夜闌接軟語，落月如金盆。』予愛其意度閒雅，不減淵明，而語句雄健過之。每詠此二詩，便覺當時清景盡在目前，而二公寫之筆端，殆若天成，茲為可貴。」

《古今詞話》：「蜀人《將進酒》，嘗以為少陵詩，作《瑞鷓鴣》唱之：『昔時曾從漢梁王，濯錦江邊醉幾場。拂石坐來衫袖冷，踏花歸去馬蹄香。當初酒賤寧辭醉，今日愁來不易當。暗想舊游渾似夢，芙蓉城下水茫茫。』」此詩或謂杜甫，或謂鬼仙，或謂曲詞，未知孰是。然詳味其言，唐人語也。首先有曾從漢梁王之句，決非子美作也。況集中不載，灼可見矣。不知楊曼倩何所據云。